

华裔艺术家作品故土寻根

阿姆斯特丹橱窗艺术的执牛耳者——黄清石个展举行

□ 本报记者 柯希慧



华裔艺术家 Oey (黄清石)



黄清石拼贴作品

艺术品通常是放在美术馆、博物馆或者某个公共空间展示，而非在一个药店。但，Oey Tjeng Sit 却偏偏与众不同地开了先河。1958年，Oey 的店铺开在阿姆斯特丹绅士运河沿岸的安妮·弗兰克之家对面。有趣的是，尽管从事着医药行业，但这不能阻止 Oey 对艺术的热爱。他将药丸和药水从橱窗中拿走，并在那里设立了专门的展示区，长期作为艺术交流的空间。他完全摆脱博物馆、美

术馆的约束，经常性地在空间里举办展览，不管是自己原创的亦或是同事、朋友的艺术品。Oey 的橱窗艺术在阿姆斯特丹因而名声大噪，在上个世纪的 70—80 年代广为人知，他被誉为有着“阿姆斯特丹橱窗艺术的执牛耳者”、“阿姆斯特丹达达药剂师”。

Oey 是个华裔艺术家，他的父亲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小城（据说离厦门很近），1900 年移居印尼，是一个成功的商人。Oey 的母

亲对于魔法，即印尼所说的“隐藏的力量”有着深厚的兴趣。但 Oey 对此毫无兴趣。他梦想着去巴黎，那个毕加索和达达运动一度兴盛的地方，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家。然而，梦想卒于现实的阻扰。Oey 的父亲于 20 世纪 30 年代去世之后，他移居欧洲学医。因为印尼曾是荷兰殖民地，他于是定居荷兰。二战期间，Oey 一度担心被纳粹逮捕躲了起来，因为他看上去不像典型的雅利安人。

但是与一群德国士兵的街头偶遇让他大为震惊：士兵们以为他是日本人，居然对他礼遇有加。

尽管 Oey 生于印尼，自小接受西式教育，但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种牵引，他的主导思维依旧是东方的。他一辈子从没到过中国，却对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他的书架上放满了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书籍。他的作品也从最开始的超现实主义转变为抽象的书法风格。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艺术家，Oey 作品涵盖了范围极广的艺术学科。从超现实主义绘画到创作木材和油毡作品到拼贴画乃至装置，甚至他还通过自己的“手指出版社”编辑书籍。在 Oey 的拼贴画中，经常融入中国的水墨元素。同时在他的装置中，他会频繁地使用报纸，想以此延长报纸短暂的生命。他的作品墨色与报纸相映成趣，新颖而充满了创意，尽管时间飞逝了将近四十个年头，经典的艺术品不会因为时间而过时。那一幅幅泛黄的报纸拼贴的艺术品依旧焕发着时代的光辉。Oey 长期以来有一个夙愿，那就是回到故土。但是他做不到了。20 年前，他在阿姆斯特丹街头骑自行车时死于一场车祸。

今年是 Oey 诞生 100 周年，将他的作品呈现在其祖辈曾生活

和工作的地方，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Oey 的子女翻开这些保留完好的旧作品，追忆家族历史时，根据印尼方言音译为 Oey 取了个中文名字：黄清石。为完成父亲的遗愿，他们先是在比利时 Verbeke Foundation 举行首展，主要包含 200 件纸上作品及部分装置。之后便举家千里迢迢带着他的作品到达厦门寻根。9 月 30 日至 10 月 28 日，“阿姆斯特丹橱窗艺术的执牛耳者——黄清石个展”在中国欧洲艺术中心举行，展出黄清石作品约 50 件素描、拼贴及物件。展览信息刚发出就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来自荷兰的艺术家 Marizakosou 说：“我的天啊，再次看到黄清石的作品，太神奇了！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黄家药铺’！”来自荷兰的教授导师、视觉艺术家 Ruudt Peters 闻讯寄来了邮件祝贺：“再次看到黄清石作品展览的信息，太开心了！1979 年他为我和我的艺术家朋友们在 Leeuwarden 策划了个很棒的展览，之后他也在我的 EKSTER 画廊举办了他的个展，遥祝你们的展览成功啊！”

生命短暂，艺术却可以永恒。黄清石虽去，他的作品长留人间，一幅幅静静地挂在墙上，仿佛在诉说着伊人思乡的情怀。

对地域题材表现大有人在

□ 潘风全



王晋元《版纳幽境》

对 20 世纪中国画艺术成就的描述，自然是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又一个艺术大家如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的作品为尊，其中，又是将地域性创作，作为衡量现代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又有所突破创新为最。毋庸置疑，大师们在中国画走向一条承上启下的艺术道路上的所作所为，必将名垂

画史。

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可谓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呈现出数不胜数的自然生态和物种，从绘画表现规律看，要把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和姹紫嫣红的自然生态一一描绘出来，熟悉生活了解自然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创作过程，如齐白石笔下那些最感人的画

面，既不是文人画题材的直接翻版，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一再重复，恰是表现了家乡的一草一木而让人倍感亲切；同样，李可染钟情于西南山水境象的一切努力，为 20 世纪现代山水画树立起的创新高度，等等，一直是业界津津乐道的艺术话题。

于是，在构成当代中国画艺术格局的多方面上，展现琳琅满目的绘画语言和不同画面，不仅有大师们的探索足迹，也有遍布于国内各地各个层面艺术家的开拓进取。其实，在不断被关注的艺术大家巨匠创作的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生活在各个角落尤其像一些中小地方画家，他们追求表现的，同样源于现实生活画面，同样以传统绘画标准融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在面对大千世界的绘画创新中寻寻觅觅，不断充实和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可贵的是，一些成功的探索，更是在大师的作品中所看不到的，和不曾有过的，这就为现代美术研究创立起更多的艺术话题。如近些年的七彩云南旅游热，其郁郁葱葱的花鸟植物世界一直吸引了国内大量游客，包括伴之而来的画家写生热，近乎是在一片紧锣密鼓的活动中进行着，但都是在短暂的旅途中，寻觅着这一片神秘的自然生态并搜集素

材。众所周知，现代花鸟画大师们很少有过对这一片神秘的自然世界的精彩呈现，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地理因素交通条件制约了大师们的创作脚步，最终留给世人的画面，都是各自所熟悉的生活，比如，潘天寿终其一生于雁荡山题材创作，并进入到现代花鸟画的构成研究上，自有骄人的艺术成就不同寻常的独特表现，使之成为一道具有现实意义的创新话题。

上个世纪，一位长期生活工作在云南的花鸟画家王晋元，向世人展示了其笔下的画面，是那么艺术和真实地勾写出西双版纳这一片热带雨林的生态和境象。倘若在当地一些公共文化场地挂起一幅幅反映七彩云南之魅力的作品，这位画家的创作风格最有其发言权，以及不同于文人画的可贵之处。在国内艺术界，类似王晋元这部分长期生活在某一个地方的画家，在我看来，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事以表现某一地域的职业画家。而当下，一些带着创作课题而来的画者，即便不是浮光掠影式的，也多少似匆匆过客一般，那么，企图探索出一种能恰到好处呈现地域性艺术语言，最终只有一厢情愿罢了。故，只有那些长期扎根于一方水土的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才可能构造出真感人艺术画面。

平常路过一些地方，若碰到有当地画展正在举办，总会投以目光关注，这是因为由当地人举办的画展，画面有不少是当地画家结合与其相关的内容表现，尽管在走入画展前，可能会想到一些平庸的画面，但同时也希望有大吃一惊的画面呈现，毕竟是出自于这些小地方画家之手的画面，比如在福建书画之乡诏安，有不少本土画家则从熟悉的当地题材入手，包括人们一日三餐的果蔬，虽然画面语言还不太成熟，但看出，他们也有着突破前人图式的创作愿望。

如果说大师们对地域题材的深入表现，提升了其学术高度，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难以穷其一生绘出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其实从一个人的创作精力看，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就大千世界那些美轮美奂的自然现象，各地画家应以自身的不同优势，以极大的创作热情，用一幅幅精彩的墨彩线条，为身边的家园和熟悉的故地，再造新图，绘出新气象，为当代中国画创新不断添砖加瓦。所谓“聚沙成塔”是也，就像反映在当前艺术创作现象上，只要每个人用心用力，一起向着艺术高度进发，那么在未来中国画创新的道路上，又将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呈现。